



大陆玄幻武侠第一人龙人独家授权
全球华语地区畅销排行榜之首

人猪乱世

6

山野是猎场，天下同样也是猎场，
但在狩猎与被猎的乱世中生存，
必须要成为强者……

龙人◎著

乱世者——成者为王、败者为寇
乱世者——霸气冲天、傲视天下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乱世猎人

6

龙人◎著

乱世者——成者为王、败者为寇

乱世者——霸气冲天、傲视天下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乱世猎人 / 龙人著.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6. 2

ISBN 7-5001-1533-4

I. 乱... II. 龙...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15252 号

出版发行/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 4 号 (物华大厦六层)

电 话/(010) 68002481 68002482

邮 编/100044

传 真/(010) 68002480

电子邮件/ctpc@public.bta.net.cn

网 址/www.ctpc.com.cn

选题策划/刘雄

责任编辑/李任

封面设计/门乃婷

印 刷/北京顺义向阳印刷厂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规 格/710×1000 毫米 1/16

印 张/140

字 数/2400 千字

版 次/2006 年 3 月第一版

印 次/2006 年 3 月第一次

ISBN 7-5001-1533-4/I · 173

定价: 176.00 元 (全 8 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内容简介

他来自山野林间,他是一个普通的猎人,但却有着一位极具传奇的父亲!

他无意名扬天下,他不爱江山只爱美人,但时势却将他造就成一段武林的神话!

他无意争霸天下,但他为了拯救天下苍生于水火,而成为乱世中最可怕的战士!

他就是——蔡风!

北魏末年,一位自幼与兽为伍的少年,凭着武功与智慧崛起江湖,他虽无志于天下,却被乱世的激流一次次推向生死的边缘,从而也使他深明乱世的真谛——狩猎与被猎。

山野是猎场,天下同样也是猎场,他发挥了自己狐般的智慧、鹰的犀利、豹的敏捷,周旋于天下各大势力之间。在一次偶获佛道奇珍“圣舍利”后,凭其机缘运数,突破武学与智慧的极限,终成乱世中真正的猎人,而使整个武林以至天下的局势运行于掌中……



乱世中的强者

无敌的人——一个拥有神的智慧与兽的敏锐的少年猎人蔡风，凭其机缘运数融合了佛门的无相神功与最霸的刀招“怒沧海”以佛门的苦海无边，回头是岸的禅意创出了天下最仁最霸的刀招——“沧海无量”无敌于天下！

强霸的刀——血腥与权力并存，北魏第一刀蔡伤以手中的泣血刀与刀招“怒沧海”纵横沙场数十年，从血腥中得到了手中的权力，也因此引起魔门剑道第一高手尔朱荣的嫉妒，用家族的势力设下毒计，使其在一次大战中失去权力！

无言的剑——天下剑道高手“哑剑”黄海因师门的恩怨，立誓数十年不言，从而将心中的喜、怒、哀、乐由手中的剑宣泄而出，在无声的世界与遍地的血腥中感悟到道门剑道的至高境界，剑随心动，从而创出了震惊天下的——无物剑道！

碎天之怒——泰山之顶，被佛道二门高手囚禁在洞中四十五年的巨魔区阳将心中的怨气与恨意融入毕生的功力中，发出毁天灭地的惊世一击破困而出，而他所产生那毁灭性的破坏力被天下武林公认为有史以来最可怕的一击。

冥王之拳——一位独臂的人，尽能练成不死之身与最强之拳。在二位神级的高手围攻下，以独臂拳道力抗天下第一刀道而得以脱身。不过，不死之身在刀招沧海之怒下被破！

威裂千军——王朝的守护人“元融”，北魏皇氏族人，掌管天下兵权，手中的玄铁枪能将世间最烈的枪法使得完美无缺，有独裂千军之威，与天下第一刀蔡伤并列武林之首，却从未涉足江湖。

不归的心——魔门第一剑手尔朱荣影子的悲哀，在黑暗世界中他虽无欲无求，能练成魔道最高剑式——不归剑道，而身份却只能让他在无法战胜之时将敌人与自己引向不归之道。

道心种魔——在一位修有道心的高人心中种下魔念，这象是天方夜谭，在道魔二道决战之时，魔道高手以魔门至高宝典中的道心种魔大法在天下正道第一剑手心中种下了魔念！

万毒至尊——魔道毒宗第一高手田新球为了消灭强敌，千辛万苦练成毒人——‘绝情’却反将自己陷入其中，成了一个没有意识的万毒之人。

蛛网天罗——一种可与天下最强武功抗衡的东西——财与力。天下第一庄庄主葛荣在乱世中能将自己遍布天下的生意与朋友织成了一张能毁灭一切的天网，从而得到天下人的敬仰。



懂得狩猎的强者

暴怒雷王——叔孙怒雷：北魏四大支柱之一，叔孙家的掌舵人，其性烈如火，武学修为之高天下罕有敌手，后因孙女与蔡风之因随达摩隐于少林。

懂得舍弃——北魏孝庄帝元子攸：此人有治理天下之才，无奈遇上北魏败落之时，为保江山情愿舍弃帝王之尊严与平生最大的敌人联手，同除朝中逆臣！

不战而败——蓝日法王：一个只求有对手而生存的人，一个被西域生灵视为不败神话的人，但他却在黄海打开天道之门时不战而败！

少林武祖——达摩：一位拥有赤子之心又痴于武学的异域高僧，为寻找心中的武源与佛缘而踏足江湖，在目睹苍海无量的威力后顿悟，隐入少林成为中华佛道武祖！

倒戈一击——高欢：一位诚府极深之人，与蔡风为生死之交，极擅把握形势，在葛家军最困难时叛逆，为尔朱荣所欣赏。葛荣兵败之后，他为报蔡风不杀之恩尽除尔朱家族的势力。终独揽北魏大权，建立了北齐王朝。

败与成就——宇文泰：极具智慧，识时务，他在葛荣兵败后降于北魏，在灭尔朱家族之后与高欢分庭抗礼，与高欢将北魏分裂。建立北周王朝。

忍辱负重——尔朱兆：一个为家族荣耀而甘愿做无名之人，潜于葛家十

数年,只为等一个扭转天下的机会,人杰葛荣与能征善战的柔然王阿那环都险些被这个身负三重身份的人置于死地!

人上之人——叶虚:吐谷浑王子,得巨魔区阳真传,聪明傲慢自信,曾设计约战中原年轻第一高手蔡风于泰山,借佛门神功震裂禁魔石,让巨魔区阳能成功地发出碎天一击。

为情树敌——武帝萧衍:一位有治世之才,使南梁繁盛数十年成功的帝王。却奈何为一女子此生注定成为剑道高手黄海的情敌,终使其在江湖中难有大作为。

善良的魔——蔡宗:天下刀道第一高手蔡伤长子,幼时失散,在沼泽丛林中长大,至使其性狠胜虎狼,坚韧从不屈服,敢只身力战西域密宗众高手的第一位汉人。

倒霉的人——破六韩拔陵:南北朝时著名的义军首领,其作乱起兵声振朝野,点燃整个北魏的战火,使天下从此动乱四起。而自己却因得罪蔡风势力大减,终为北魏所灭。



点燃乱世战火的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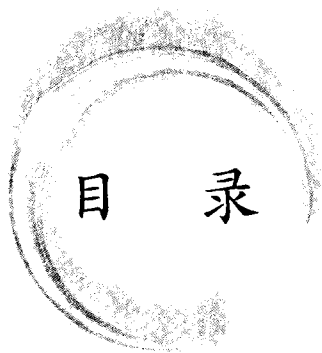
向往权力的女人——祝仙梅：魔门中唯一一个掌舵的女人，为更好地控制手中的权力，她隐于深宫，媚惑天下高手与朝中重臣，想借朝野之力操控魔门成为天下霸主。

为爱叛族的女人——叔孙凤：生于北魏四大家族之一，天下绝顶高手叔孙怒雷的孙女，却因爱上蔡风这位敌人，使整个叔孙家族成为北魏的叛臣之家！

敢恨敢爱的女人——凌能丽：天生丽质，出生山野，性情刚烈，思想独立。后成为五台剑道的创始人，对蔡风情深义重，却让蔡风又爱又怕。

追求爱情的女人——刘瑞平：生于世家却敢于追求爱情，不惧世俗束缚，逃出门寻找情郎，将整个家族的势力陷入烽火之中！

点燃战火的女人——元叶媚：生于世家，受礼教婚姻的束缚，虽向往自由的爱情却无追求自由的勇气，是蔡风初恋之人，也因这段爱情饱受磨难煎熬。从而点燃北魏王朝的战火！



001 第一章 剑道之争

黄海的身上也同样涌起一股无法形容的气势，在刹那之间，似乎凝成山川，高不可攀，耸立如五岳，气派非凡，他手中那柄普普通通的剑，竟然杀意四射，透着强霸至极的压力。

015 第二章 孤庄隐雄

蔡风的目光深邃得仿若无顶之天空，清澈之中，微有些茫然。

对生命的茫然，对天意的茫然，对世情的茫然。人生本就有太多的神秘，太多让人难以理解的东西。

027 第三章 忘年之约

碎天以刀枪不入见称，一身铜皮铁骨，可是却无法抗拒那极寒之气，可以想象，那种寒意是具有毁灭性的杀机。此刻，蔡宗所用的只是一柄普通刀刃，而寒意却仍是如斯之强，要是他配合那柄邪刀，又将会是怎样一种结果呢？

040 第四章 蝶儿幽恨

蔡风惟有保持沉默，他能说什么呢？似乎说什么都是多余的，叔孙怒雷所描述的，只是一个凄美的故事，一场爱的悲剧，还能够代表什么呢？他此刻并没有忘记自己身中混毒，这混毒难道会与消失了四十多年的琼飞有关？

059 第五章 意绝九冥

剑，蔡风的剑！

快捷绝伦，狠辣无比，剑气飞旋，空气撕裂的声音是那么刺耳，剑光之中更凝聚着一种让世人惊悚的震撼。所以，这一剑就成了一个活物，一个可以让你着魔的物体。

067 第六章 老谋深算

那四名刀手拄刀跪地，衣衫褴褛如最可怜的乞丐，剑气使他们的衣衫变成一块块碎布，露在风中的肌肉泛起一种异样的红色，若被火灼之印。

蔡风胜了，没有人知道他那一剑是怎样收手和击出的。

078 第七章 冥宗绝学

无首无尾的一刀，不知道出自何方，也不知道将去何方，但这一刀却有着一种奇妙的生命力，这股生命力乃是应叶虚而生，似乎叶虚的每一个动作都可以引起这柄刀一千种不同的变化。

刀是活的，注入了蔡风全部心神的一刀！

099 第八章 酒楼杀机

蔡宗虽然吃惊，但却绝对不乱，他所经历过的危险远远超出人的想象，即使他自己也记不起究竟经历过多少次生与死的搏斗。他的作战经验之丰富也同样如他的武功一般，甚至与他的武功成一种很相符的比例。

107 第九章 含忿一击

黄尊者再也顾不了太多，在尚未提足真气之时，便疯狂地向旋风扑去，两手之中都亮起了一团金黄色的光团，那是大手印发挥到极致的现象。他想救出包家庄中这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笨蛋，因为慈魔的可怕他十分清楚。

120 第十章 生命之价

“我不想考虑得太多，我只知道，如果任由你们在楼中厮杀下去，那我的生意不仅做不成，甚至连老本都会赔进去。如果有人不要我好过，那么无论是谁，先得自我手中闯过去！”老者毫不留情面地道。

132 第十一章 寒刀屠僧

天气本就十分寒冷，但通天上人的拳劲——不，应该说是刀——似乎使天气变得更为阴冷。

冷意，源自于一柄刀，犹如惊鸿划过虚空，冷极的锋芒，杀意张狂地激射暴旋。刀，是三子的，自左手划出，通天上人也似乎并不清楚对方的刀来自何处，但却明白刀的目标是断他手臂，更要割开他的咽喉。

142 第十二章 临城兵变

温热的鲜血几乎迷了三子的眼睛，此刻三子知道不妙，匆忙后退一步，撤刀、出剑！

剑若游龙，自左手滑出，刺向沙玛，三子很清楚对方如此做的用意，就是要让“歪脖子”的躯体缠住他的刀，沙玛却利用这之间的一刹那时间施以杀手。

157 第十三章 故人之情

三子一声长啸，无惧地挥出手中的刀与剑，聚集全身的功力与沙玛硬碰，他已经没有了选择，既然蔡风决定留下来陪他一起作战，他就必须全力以赴。幸好，他们仍有这群野狗做后盾，他只要能够以生命为代价重创沙玛，这一战就等于赢了，是以，三子已存必死之心，又怎惧沙玛？

170 第十四章 巧计歼敌

“一个聪明人，永远只会步步为营，小心谨慎，绝对不做没有把握的事，更不会因为得意而忘形。你，顶多只能算是一只自作聪明的可怜虫！想跟我蔡风斗，你还差得太远！”蔡风说完抚胸猛地咳嗽几声，再次咳出一小口鲜血，这是叶虚掌力所留下的后遗症。

183 第十五章 葛家战将

达摩并不答话，手掌在木台上一按，那黑白棋子若注入了生命般，疾飞而起，直扑蔡风面门。

蔡风洒然一笑，悠然出掌，一股凌厉无比的气刀自掌缘而出，奔腾激涌的气旋，似使虚空塌出一个黑洞，树上的梅花纷纷而落，更若群蜂乱舞，应气而动，向蔡风的掌劲之中旋舞聚集。

黑白棋子更似被一只无形的手所缠，纷纷凝于蔡风的掌缘。

196 第十六章 决战之前

尔朱复古在炼心石之顶连换了八个位置，快得让人眼花缭乱，而在他转换第九个位置之时，那老者飘然落于石顶，拳头变成了指掌，轻轻钳住那道光弧，向前逼进！那是一柄极为古朴的剑，发出惨白的幽光，竟然与尔朱复古的脸色有一种无法形容的近似。

210 第十七章 墨刀抗拳

“轮到我了！”蔡宗大喝一声，声若惊雷，说话间，双足在炼心石上重重一点，整个身子旋转成一个巨大的陀螺，黑木钝刀更幻成一根粗大的黑木柱，向那老者撞去。沙石也因蔡宗的旋转而狂乱起来，松针似乎承受不了这股无形力道的牵引，而纷纷坠落。

224 第十八章 血腥泰山

不过，此刻三子已经没有其它的办法，惟有硬拼一途，挥手击出天马行空的一刀！杀气奔腾于山腰之间，刀尖之上竟然射出了一缕长长的、淡淡的刀芒。对于刀道，三子的确已经达到了一种极高的境界，随手一刀，都是必杀的一式。

238 第十九章 泰山之战

蔡艳龙的锤法大开大豁，每一锤力若千钧，他本身就像一个不知劳累的铁人。身上虽然也是伤痕累累，可他越战越狂，越战越猛，似乎要将近二十年来所有的情绪在这一刻发泄出来，毫无保留地发泄出来。

250 第二十章 心智之争

蔡风大恼，冷哼一声，冷冷地道：“在下只是个感恩图报之人，我并没有说自己有什么了不起，江湖人说我如何，只是他们的评断，与我本身无关，姑娘乃一代高人，自然看不起我等凡夫俗子，你爱如何说就如何说吧。”



第一章 剑道之争

几日前，在地道之中，尔朱荣和黄海都剑出如电，剑气蒸腾，虽然剑与剑并未相交，但那种压抑的感觉却令人骇然动容。

在地道之中，他们剑不相交，或许是因为怕激得地道塌陷，可是出了地道，他们之间的争斗却让人更感意外，这是与地道之中两种完全不同的争斗方式，根本未见刀光剑影，甚至根本就未曾出剑。

黄海那柄擦拭得无比光亮之剑，只是斜斜地指着地面，懒散至极的姿态给人一种轻松惬意的感觉，毫无高手相争的意态，但却似乎可以随着寒风、微浪而轻摇。他的整个人犹如深深嵌入了大自然之中，与自然融为一体。

尔朱荣似乎处于一种绝然不同的意境，双手虽然也极为自然地拢于衣袖中，但整个身形似乎散射着一种逼人的气焰，若剑气一样，凛烈而森寒。

彭连虎禁不住为之心神大动，一个绝世高手，武技的表现不再是一种形式，而是一种境界，一种自精神到心境的修为，而这种修为的最高境界，却是回归自然，意到神发，而非显于外在的气势。

尔朱荣和黄海的剑意修为似乎走的是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子，但每一种剑意都有其动人之处。

彭连虎心头不由得暗赞：“果然不愧为当世两大剑术宗匠，的确有着让人无法想象的可怕之处。”

其实，剑术的修为达到黄海和尔朱荣这种境界，已经完全不需要用剑，但他们所面对的，乃是生平最大的敌人，岂有不用剑之理？除非有一人想死。

黄海似乎有些耐不住这种沉闷的僵局，率先移动了一下剑，或者可以说是将剑尖向上挑了一挑。

只那么一点点，几寸许的空间，整个形势似乎突转。

距离和角度给人的感觉是那样的神奇，只那么一点点的空间，竟然产生了让人

震撼无比的效应。

雪层在飞旋，在流动，像是被一股无形的力道所牵引，作着极有规律的运行。寒风更烈，树梢之上的雪团飞落更快。

黄海的身上也同样涌起一股无法形容的气势，在刹那之间，似乎凝成山川，高不可攀，耸立如五岳，气派非凡，他手中那柄普普通通的剑，竟然杀意四射，透着强霸至极的压力。

尔朱荣眼角射出一丝讶异的神色，似乎只是因为黄海的剑势出乎他的意料。

电芒划破长空，却并非射向尔朱荣，而是停驻于虚空之中，黄海的双臂合在一起，再下坠之时，居然牵动了那片昏黄的云彩。

彭连虎和一旁围观的高手禁不住全都大惑不解，黄海施展出来的并不是传说中所谓的黄门左手剑，而是双手使剑，那种惊天地、泣鬼神的力量，居然牵动了天空中的浮云，这的确是一种奇观。

“好！”尔朱荣再不能不动，那片昏黄的云彩向他的头顶狂压而下，灭绝性的气机，像泰山压顶一般，是以，他不能不动，不能不出手。

黄海一出手就使出如此可怕的猛招，的确让人心惊。

“轰！”黄海的剑并未落地，但也并未击中尔朱荣，可那汹涌的剑气却若闷雷般重击于地。

雪花飞舞，在迷茫的雪雾中，尔朱荣犹如一点淡淡的幻影，破入昏黄的云彩，一朵亮丽的剑花在黄海的剑影之中绽放，且一盛再盛，几乎吞噬了所有的光和影。

黄海和尔朱荣自己也完全被这朵无比绚丽的剑花所吞噬。

“叮叮……”剑响之密集，几乎分不清中间的停顿，全都凝成一串长长的脆响。

黄海的身形只在虚空之中翻了两翻，踏在一根断了的碎枝上，若滑翔的雄鹰，剑转左手，拖过一道亮丽的彩弧，向尔朱荣撞去，那种神奇般的轨迹，直让一旁观看的众高手惊叹不已，无论是力道和角度，抑或速度，都达到了至善至美的地步，没有半点瑕疵。

尔朱荣的剑回收，犹如一张严密的网，丝风不透的网。

“轰！”两剑相击并非直接相交，却是无形的剑气交击，所以发出的声音沉闷异常。

地上的雪花飞扬，劲气四溢，使潭中之水狂升而起，就像是蹿起的一条巨龙，突兀而怪异。

黄海的剑丝丝入扣，每一剑的弧度都像是一个完美的艺术精品。尔朱荣的剑在守势之中又藏有无限的生机，似乎任何一刻都会有爆发的可能，而且是一发不可收拾。

尔朱荣在退，天下间能够让尔朱荣后退的人的确太少，但黄海却是其中之一，虽然尔朱荣的剑招并未乱，更不是落在下风，可单凭让尔朱荣后退一举，就足以让任何人感到骄傲。

“族王，小心！”尔朱情和尔朱仇同时惊呼出声，因为尔朱荣竟然踏到了水上，在那激烈动荡的浪头之上踏行。

黄海也同样双足踏于波涛之上，气劲相激之下，深潭之中的水若被强劲的火药

炸开一般，“哗哗……”巨浪狂冲四射，剑气所至之处，水面激荡汹涌。

气氛之烈完全是一种阳刚的霸意。

彭连虎的目光一眨不眨地紧盯着两人的身形，甚至两人所踏波纹的差别也丝毫逃不过他的双眼。

尔朱荣与黄海所踏之浪，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形式。

尔朱荣脚下的浪全是一圈圈内陷的暗纹，似乎制造了一个个漩涡，而黄海脚下却是浪涛抬升，似乎他的脚下有着一股股吸力，使得水面之水随着他身形的升高而抬升，构成一种异样的生动。

彭连虎知道，眼前的情况与二人所修习的内功心法有关。

黄海的内功心法定是以吸纳天地之间的三清之气为主，才会形成这般场面，而尔朱荣却是将黄海攻击的力量，以一种特殊的功法，散入水中，这才使潭水若炸开了锅一般，此起彼伏，似乎根本没有平静之时。

不可否认，这一战似乎没有蔡伤与石中天那一战惨烈，或许是两人的强霸之气不如蔡伤。

蔡伤的刀招中，那种威临天下、霸盖一切的气势的确是黄海与尔朱荣无法比拟的，他们两人的比试，更没有蔡伤给人的震撼那么深刻，那种激烈的程度就是不懂武功的人都能够明白其中的可怕之处，而对于每个武者，更是惊服无伦，包括彭连虎。因为当世之中，的确没有人可以达到那种程度，也或许，此刻的黄海和尔朱荣并没有进入最后决出胜负的高潮。

△△△

△△△

△△△

元定芳只是被迷香所迷，用散雪一擦脸，便醒了过来，尔朱兆并不敢伤她，因为尔朱兆实在没有足够的把握可以对付蔡风无情的攻击，何况人美的确要占些优势，让人舍不得伤她。

元定芳醒来之时，发现自己正静躺在蔡风的怀中，那种意外的感觉，使她软弱得滑下泪来。

“我是在做梦吗？”元定芳有些担心地搂住蔡风的脖子，若受惊的小鸟般问道。

“疼吗？”蔡风捏着她那小巧玲珑的鼻子，按了一下问道。

“嗯！”元定芳点点头，她感觉到这一切都是真实存在的，绝对不是置身于梦中，那自心底升起来的喜悦使她将蔡风的脖子搂得更紧。

蔡风轻轻地在她那冰凉的红唇上吻了一口，只是轻轻地，温柔得像掀开新娘子的红盖头。

元定芳轻颤一下，紧闭美目，呼吸却急促起来。

静静的房间，惟有蔡风和元定芳两人，好像处于另外一个天地，另外一个世界。

“风，我好怕，他们见人就杀，无名四也死了……”

蔡风伸手按住元定芳那冰凉的红唇，温柔地道：“不要再想那些了，一切都已经过去，此刻你只要好好地休息，再也不会有人可以伤害你了。”

元定芳的美目直愣愣地望着蔡风，充盈着一种无法抹去的情意。

“风，今晚陪我好吗？”元定芳以一种极为意外的语气道，竟然没有一点羞涩之感。

蔡风先是一愣，然后将元定芳搂得更紧，点点头，也有些动情地道：“好，定芳先好好休息，今晚我一定好好陪你！”

元定芳的俏脸上泛起两朵淡淡的红云，轻轻地“嗯”了一声，若一只小猫般乖巧而惹人怜爱。

蔡风放下元定芳，为她盖好被子，见其美目依然一眨不眨地望着他，春情微显，俏脸娇胜鲜花。蔡风情动之下，忍不住又深情一吻，但却强压心头躁动的情绪，他必须利用这段时间彻底检查一下经脉中异象的来源。往后的路途也许会有更多的事情发生，他无论如何也不能使这种隐患藏于身上，是以，只得将答应元定芳的事在晚上再付之行动了。

“公子，凌姑娘走了。”外面传来了葛大的惊呼。

蔡风“呼”的一声站了起来，急忙拉门而出，惊问道：“什么？”

“凌姑娘她走了！”葛大有些无可奈何地道，似乎他经过了多番挽留而无效一般。

“什么时候？”蔡风急问道。

元定芳也急忙坐了起来，似乎不敢相信有这么回事。

“她说她要去看看雪景，我们便跟着她去了，可是行了一段路，她却突然说要走，属下也无法劝阻，只好看着她去了，而我便迅速回来告诉公子。”葛大无奈地道。

“怎么会这样，凌姐姐怎会不辞而别呢？”元定芳呆呆地念道，似乎充满着一种失落之感。

“她什么也没有说？”蔡风望着葛大，冷冷地问道。

“这是凌姑娘给公子的信，似乎她早有准备一般。”葛大自怀中掏出一封信箋来。

蔡风拿信的手居然微微有些颤抖，但终还是拆了开来，信封之中还有一个精美的香囊。

“风，是该说声再见的时候了，我想了很久，也痛苦了很久，终于，我决定离开你。我并不是一个大度的女人，也不想做世俗红尘的傀儡，接受不了心爱的男人拥着别的女人，也不想看到这一事实。因此，我选择了离开，也许，这是最理想的一种结局。刘姐姐、叶媚和定芳都是好女子，我永远都会当她们是姐妹，你要代我好好爱护和关心她们。

今日不辞而别，实是不想增添太多的痛苦。面对你，我会失去所有的勇气和力量，所以才会不辞而别。也许，你会不高兴，但我们仍是知己，最好的知己，无论我走到哪里，都会挂记着你和姐妹们，会想起我们有一帮曾出生入死、患难与共的好知己，这一切已经足够让我回味一生。

不要刻意地寻找我，那没有必要。男子汉大丈夫，应该有自己的事业，有自己的目标，将时间和精力浪费在女儿私情之上，最多也只是被人们羡慕，却无法让人心服。我知道，你不喜欢那种糜烂繁华的生活，可天下万民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稍有良知的热血儿郎，也当知为民请命，早日将他们自苦难之中解脱出来。